从『万万火急』电令到侗乡『富民账本』

——探访怀化通道的薪火长征路

◎怀化日报全媒体记者 兰卓湖 彭军 王云康

1934年12月12日，湖南通道。

那个寒夜，北风割脸。一盏马灯，一张桌子，一群衣衫单薄的人，围坐一起，争论到夜色沉沉。博古、李德坚持北上湘西，毛泽东据理力争西进贵州。一方执意要“闯”，一方竭力要“转”。

谁也不知道，这场争论会改变一支队伍的命运，甚至一个国家的走向。这，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“通道转兵”。

当晚7时30分，一封标注“万万火急”的电令发出。3万余红军绝境转向，避开湘西口袋阵，掉头西进贵州。那晚过后，3万余红军绝处逢生，重新踏上了希望之路。

90余载春秋流转。

2026年盛夏，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向晖村红色广场。几位老人摇着蒲扇，给膝下的孩子们讲红军故事——军纪如铁，炊事员失火烧了民房，被依军纪执行枪决。孩子们的注意力偶尔被远处高脚马竞速的呐喊声拉走，又被游客排队买糍粑的喧闹拽回来。

一位老人笑着说：“讲红军的故事，日子越过越好。”去年，这个村靠红色旅游，人均增收1.2万元。

从“万万火急”到富民产业，从生死电令到红色流量，通道人用了整整90多年，把一场绝地“转向”，变成了今天的致富“转机”。



▲小水战斗纪念碑



▼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完全小学组织师生开展“重走长征路”主题活动



坐落于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罗蒙山下的通道转兵纪念馆。

一条红军小道上的“万万流量”

8月5日清晨，通道转兵纪念馆西侧约2公里，一条叫花界的山路上。一群研学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朗诵《七律·长征》。声音在群山间回荡，一群飞鸟惊起。

这条路，是当年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必经之路。2013年之前，它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山道，荆棘丛生。如今，它是“重走长征路”红色旅游路线中的重要一站。改变，从一对父子开始。

71岁的胡群松，退休前是县文物管理所所长，现为纪念馆返聘文博专家。儿子胡弘35岁，纪念馆陈展部部长。10余年间，父子俩背着双肩包——包里常备一本画册、干粮和水壶——走遍全县220余个侗乡苗寨，考证16条红军过境道路，指导开发6条红色旅游路线。

一次，父子俩到兵书阁村调研。一位90岁村民指着花界小道说：“当年红军就是从这条小道走的，但现在荆棘丛生，不好走了。”同行者心生畏惧，胡群松说：“这条路今天必须走。考证史实必须到点到位。红军连死都不怕，这点困难算什么？”说完，带头走在前面。

这些隐入群山的红色小道，如今成了侗乡群众的致富之路。

向晖村，当年红军第二野战纵队第二梯队驻扎地。1934年12月10日，红军第二野战纵队第二梯队在此驻扎。一名红军炊事员做饭时不慎失火，烧毁36户侗族群众的房屋。

第二天，红军召开群众大会。炊事员被依军纪执行枪决。

烧掉的房子，红军拿出银圆，逐一赔偿。铁的纪律，让侗族百姓认定了一件事——这支队伍，是穷人的队伍。

军纪如铁——这个故事，向晖村老人讲了一代又一代。

如今，村里将红色文化与侗族特色结合，建起红色主题步道、主题民宿，正建设集吃、住、玩于一体的农家乐项目。

兵书阁村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文化体验园，开园以来接待游客数万人次，为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30万元以上。竹坪村打造了红军街，2024年湖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致富能力提升培训班就办在村里。

在通道转兵纪念馆，馆长郑湘指着地面上的红军长征路线图：“顺着箭头走一遍，就知道红军从哪儿来、到哪儿去。”

90多年前的那个寒夜，恭城书院里争论激烈。会议一结束，“万万火急”电令发出。这是长征史上极为罕见的一份“万万火急”转兵电令。

郑湘把“通道转兵”的意义概括为“两个挽救”——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党；以及3个重要转折——开启了实事求是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时期，开启了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重回领导地位的转折点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如今，历史的分量，转化成了流量的力量。

2024年，通道转兵纪念馆接待游客超过110万人次。截至2025年10月，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960余万人次。全县11个乡镇遍布红军长征印记，有纪念设施、遗址遗迹60处。通道转兵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。

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县里深度开发“通道转兵”红色文化IP，推出红色研学、红色演艺等衍生产品。“90后”讲解员郑治琦在纪念馆里讲音乐思政课，让“通道转兵”的历史“轻轻走进每一位观众心里”。

从“万万火急”到“万万流量”——通道把一段历史做成了一个产业。2025年，全县接待游客623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58.3亿元，较“十三五”末分别增长95.94%和79.91%。



通道转兵纪念馆内的恭城书院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

8月6日上午，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完全小学。

走廊上贴着红军长征路线图，教室里挂着红色故事展板。这是怀化市第一所挂牌红军小学，办学理念就4个字——红色铸魂。

2025年9月18日，学校组织200余名五年级师生开展“重走长征路”主题活动。从县溪镇出发，沿着当年红军足迹徒步10余华里，前往杜鹃草堂。孩子们体验“飞夺泸定桥”“强渡大渡河”，品尝“红米饭南瓜汤”。

五年级学生杨思茹说：“让我知道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前辈们用热血换来的。”李双囍说：“我们只走了8公里就感觉很累了，但革命前辈却走完了两万五千里。”

在通道转兵纪念馆，五年级学生龙镜羽是“红领巾讲解员”。面对展品，她把红军长征途经通道的故事娓娓道来。像她这样的小小红色讲解员，全县培养了一大批。校长胡燕说，学校将继续挖掘本地红色资源，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。

守护历史的人，不止在校园。

溪口镇小水村。1934年9月，红六军团西征途经此地，打了一场悲壮突围战。最后8名战士弹尽粮绝，退路被断，纵身跳下50多米高的悬崖。6人当场牺牲，2人重伤被俘后因拒绝投降被枪杀。8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投降。

山风呜咽，深谷无声。

退役军人李明良，1987年起便义务担任小水村红色讲解员。3000多场讲解，受众近7万人。他的祖母当年给受伤红军战士做过饭，红军首长曾在他家四合院短暂休息。他从小听长辈讲红军故事长大。“这些历史如果我们不继续讲下去，谁还记得？”

为了还原小水战斗真相，他踏遍每一处遗迹，访问无数老人，翻遍每一本能找到的史料。他多次站在悬崖边，想象8名战士纵身一跃的样子。他还自掏腰包，与人合编《红军长征过小水》宣传册。“每次讲到这里，我都很难受。50多米高啊，跳下去是什么感觉？”

如今，61岁的李明良已卸任村职，把全部精力投入讲解。本村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张庆丹开始跟着他学习。“这片土地养育了我，我们有责任将红色文化代代传承下去。”

在皇都侗寨，省级侗族琵琶传承人吴永春将红军“通道转兵”历史融入侗歌创作。志愿者杨春艳说：“歌词里‘欢迎你到侗乡来，红色通道，好运侗乡’，老人们一听就懂，年轻人也觉得亲切。”侗族琵琶歌与红军故事，在这里实现了跨越90余年的对话。

在恭城书院门口，记者遇到长沙理工大学“材筑侗乡”实践团成员刘煌意。他说：“以前总觉得‘通道转兵’是课本上的概念，今天站在会议现场，才真正感受到那种生死抉择的分量。”今年6月，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在恭城书院前发布红色遗址司法保护令，明确8条禁令，为红色旧址保护划出法治红线。

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，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。

离开通道那天，记者路过县城一处工地。围挡上写着：“弘扬伟大长征精神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。”

90多年前，“通道转兵”，一群人在绝境中选择转向，走向生路。一封“万万火急”电令，救了3万余生命。

今天，通道人用另一种方式走着“新长征”——实事求是种钩藤，把红军小道变成致富路，把红色故事种进孩子心里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。90余年前的“通道转兵”，回答的是“往哪里走”；今天的通道，回答的是“怎么走好”。

答案，就在这片土地上——在每一株钩藤的生长里，在每一条红军小道的脚印里，在每个孩子清澈的眼睛里。

一封电令里的“转”，就这样书写成了今天的“变”。

一株钩藤里的“实事求是”

在通道，有一种“钱”，是从山边地坎长出来的。

溪口镇坪头村坡头组，20多户人家，房前屋后、坡边地坎，漫山遍野的钩藤迎风摇曳。这是一种传统中药材，侧枝尖钩像小钩子一样，不择地、好管理、市场稳。通道山多田少、沟壑纵横，钩藤恰好适合这样的土地。

村民潘玉兰正在院子里晾晒今年最后一茬钩藤。她双手翻动枝条，动作麻利。“我家种了10亩，一年能收5万多块钱。孩子在外打工，我们老两口在家也有稳定收入。”

县里免费发放苗种，鼓励农户利用屋边、路边、河边、地边、坡边、田坎边的空坪闲地种植。今年春天，县溪镇免费发放34.4万株钩藤苗。菁芜洲镇干部把“致富苗”送到群众家门口。

陇城镇安乡村村民韦路显身有残疾，夫妻俩靠种钩藤，一年收入上万元。红星村种植大户杨进军，去年40亩钩藤基地验收过关，今年又扩种40亩。

明春香，通道春香苗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，土生土长的通道人。2012年，她发现山上野生钩藤品质特别好，老百姓都上山采。2013年，她承包了万佛山镇一个集体园艺场，从苗木选育起步，一头扎进钩藤产业。

如今，合作社种植基地400亩，加工车间和仓储中心2000平方米。她自己设计出钩藤剪切机，从第一代研发到第八代，一台机器顶6个工人。合作社每年带动100多人就业增收。“手脚快的一天能剪20斤，挣80元；慢一点的也有六七十元。”明春香说。

2025年，通道钩藤产量约3000吨，产值约2.4亿元。产量与销量均居全国第一。“通道钩藤”获中国中药协会“生态中药材”品牌认定。

不止钩藤。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8万亩，其中钩藤10万亩、黑老虎1.7万亩。“通道黑老虎”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。菁芜洲镇建成中药材集散中心，古法“九蒸九晒”的“通道黄精”品牌逐步成形，吸纳务工600余人次，带动群众户均增收3000余元。全县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20亿元。

该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吴治能说得实在：“通道野生中药材有1000多种，但什么都想搞，最后什么都搞不好。我们根据当地实际和老百姓意愿，重点抓钩藤、黑老虎、黄精3个品种。”

这个思路，像极了90多年前那个寒夜里的决策——不盲目硬闯，实事求是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。从一株山野间不起眼的藤本植物，到年产值2.4亿元的富民产业，通道人把“实事求是”种进了泥土里。



农户们将新鲜钩藤送进车间趁鲜加工。